

# 「社会」与 公共空间

董艳·著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时事出版社

# 「社会」与 公共空间

董艳·著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与公共空间/董艳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80232 - 985 - 0

I. ①社… II. ①董…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  
IV. ①A81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046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4.75 字数：183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前 言 |

人是自为的生命存在，以生命的活动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感性、具体的形态，承载着芸芸众生的“安身立命”。一个人在世界上是无法存活的，一群没有差别的人都将会穷途末路。马克思坦率地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不仅仅是聚集的群体，更是如同人类一般的生命体。

马克思的“社会”是以全人类作为对象的公共空间，它并不是专属于某个阶级或某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特殊产物。因此，“社会”不再是一般性的普遍的社会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即真正属于人类的公共空间。在对“社会”的理解上，马克思无疑突破了传统社会观，他以“生产关系共在”为线索来把握“社会”，呈现出的是生命、生产、生活的相互交融的公共维度，这既是对传统个体本位社会观的高度跃升，更是对脱离生产关系的抽象社会观的巨大超越。以现实的个人展开对共同体的讨论，这显然源于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厘

清，以及马克思关于感性活动的深刻领会。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全人类共有的公共空间——共产主义社会，它是真正的“社会”。在“社会”中，生产资料全面公有且极为丰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消失，资本主义环境中抽象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扭曲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集个人自身、社会集体、人类世界于一体的相互和谐的关系，即生命共同体、生产共同体、生活共同体三位一体，它是超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物”的依赖阶段社会的“真实集体”。然而，资本席卷当今社会，我们又置身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私有制导致异化劳动，致使真正属于人类的公共空间名存实亡。马克思寻找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线索，并试图对“私有制”症结进行积极扬弃，“异化与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而这样的历史逻辑正预示着巨大的深刻变革。

马克思从现实世界出发，力图通过优化公共空间来促进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人通过参与现有公共生活而实现自我的本性，又通过积极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断走向自我解放。进而，公共空间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贯穿人类历史，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成为主导性力量。因此，我们要反思“社会”与公共空间关于人的现实问题，以社会改革的形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全人类共有的自由解放世界。

# 目 录 |

导论 .....	1
一、缘起 .....	4
二、意义 .....	6
三、综述 .....	9
四、线索 .....	16
第一章 “公共空间”的思想史探源 .....	19
第一节 “公共空间”的历史演进 .....	20
一、古典“公共空间”的开启 .....	21
二、中世纪“公共空间”的变形 .....	28
三、近现代“公共空间”的发展 .....	33
第二节 从神话步入理性：“公共空间”的觉醒 .....	37
一、“理想国”的真正意图 .....	38
二、“Sapere Aude”的启蒙 .....	40
三、公共复兴与共识追求 .....	44
第三节 物理场所与空间在场的分离 .....	50

一、“公共空间”的两次转变 .....	50
二、“公共空间”究竟是不是领域? .....	54
三、马克思语境中的公共空间 .....	59
<b>第二章 “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内在关联 .....</b>	<b>63</b>
第一节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	65
一、现实主体的生活 .....	66
二、共同体的关系共在 .....	73
三、“社会”的多元形态 .....	80
第二节 共产主义是全新的公共空间 .....	87
一、共产主义：“现实的运动” .....	89
二、马克思对公共空间的反思与重构 .....	95
三、“社会”的公共空间维度 .....	101
第三节 现代公共空间的畸形化 .....	106
一、资本统治的双刃性 .....	107
二、生活世界殖民化 .....	113
三、数字虚拟中的集体迷失 .....	118
<b>第三章 私与公的千古纠缠 .....</b>	<b>124</b>
第一节 私有制与“异化劳动” .....	125
一、从“异化”到“异化劳动” .....	126
二、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异化的根源 .....	130
三、从私有财产追溯到私有制 .....	134
第二节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 .....	140
一、所有制的本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	140
二、所有制的矛盾性：私有制与公有制的 对立统一 .....	143

三、人类解放之路：重建个人所有制 .....	147
第三节 未来社会：公私矛盾的最终解决 .....	150
一、回归真实生活世界 .....	151
二、生活资料私人占有的必要性 .....	154
三、公共生活中的私人生活 .....	157
<b>第四章 “改变世界”的公共理想 .....</b>	<b>162</b>
第一节 马克思的“革命”概念 .....	164
一、“革命”的经济维度：积极扬弃资本主义 私有制 .....	166
二、“革命”的政治维度：阶级与国家的消亡 .....	171
三、“革命”的思想维度：扬弃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 .....	176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条件 .....	181
一、对马克思暴力观的偏见 .....	181
二、暴力革命的限度 .....	186
三、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流变 .....	190
第三节 公共空间视域中的“社会” .....	195
一、物质生产极大丰富 .....	195
二、自由个性得以发展 .....	199
三、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	202
结语 .....	208
参考文献 .....	211
后记 .....	222

# 导论 |

在水、空气和土壤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拯救地球”已经成为现代人共同的责任。自工业现代化以来，对“人与自然”的鱼水关系，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集体意识。资本盛世那曾经繁华似锦的光泽，如今已经由于水、空气等最基本生存条件的胁迫而黯然失色，资产阶级已经不仅仅担忧掌管世界的权力落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更惶恐于沦为“无水阶级”。面对这样的末日惶恐，资本仍旧囿于意识形态之限，难以放弃其“利润至上”的资本霸权，迟迟不肯直面一个早已超越阶级范畴的人类生存危机。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热衷于把各种现代灾难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所“幻想”的无产阶级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政治极权的“暴力邪恶”，并试图熄灭这“顽固不化”、“不知时务”的苗头。诚然，如同那些还能在水中畅游的鱼一样，深居别墅中的资产阶级很难体会到如鱼失水般的切肤之痛，自然无法像“涸泽之鱼”一样热盼“人向自然的复归”。“人向自然的复归”，实际上坦白了人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即是自然。而现今，需要“复归”，显然，岁月将

人“挤压”成非自然之“物”了。

安东尼奥曾说，“尽管马克思被宣布死了好多次，但是他似乎总能够一再地从灰烬中升起。”<sup>①</sup>就像德里达所说的，现代社会到处都有马克思的“幽灵们”。人们还是“无水阶级”，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义）视域。来自于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视域”（Horizon），是指阐释者传承习俗文化并由生活世界的“前理解”建构而成。在精神分析里，个体所在的生活传统被符号性地构建起来的视域，称为“幻想之屏”。<sup>②</sup>人们常被习惯思维建立起来的这种“幻想之屏”所蒙蔽，或对“幻想之屏”深信不疑。往往“幻想之屏”的结局是当事人自认为的“客观事实”，深信不疑自己的“眼见为实”。这种主观式的客观，柏拉图早在公元前就描述过：山洞里崇拜自己身影的人，一致认为向他们讲述世界真相的智者是个疯子，是“公认”的“事实”。疯子是不是疯子，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知道“山洞之人”一直宣扬自己的“大智”。这样的屏障成为意识，往往又化为了固有意志，致使一些西方学者宣扬，日常生活使得在这个屏障后面所看到的、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已经被（马克思学说）“虚幻”、被“人为作假”。然而，并非马克思这样的“视域”成为了“万恶”的“幻想之屏”，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实施“障眼法”的，恰恰是被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所“遮蔽的实在”。这种“遮蔽的实在”反而成为了人们日常交往自觉掩盖真相、逃避现实的有力法宝。因此，众多的学者呼吁要“走进马克思”“回

<sup>①</sup> Robert Anton. In Marx and Modernity. Key Reading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2.

<sup>②</sup> 吴冠军：《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思想总能带给人真实的激情，正像麦克莱伦曾在《马克思传》（1972年）中所说，马克思的众多文本，像“没有被开垦过的土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期待着更多的深掘。<sup>①</sup>

人是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人的本质、人的生活、人的发展，在思想史长河当中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马克思也不例外，他一生都以人类的解放为研究主题。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置于世界历史之中进行探讨，认为社会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并且，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与“社会”关系密切，“社会”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是马克思所阐述的思想革命的基本指向。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②</sup>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从来不是单一的符号化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资本时代的社会从“私”出发，人们试图挣脱被束缚的禁锢，并力图建立没有奴役、没有压迫，公平、公正、平等的公共空间。马克思认为，若不认清根源所在，这样的公共空间只能是痴心妄想。在他看来，当柏拉图确定抽象理性至上的形而上学之时，人类不平等的苦难命运就在所难免。在马克思哲学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人的真正解放，以及关乎人的自由的公共空间，必将经过革命式的“颠簸”。

<sup>①</sup> [英] 麦克莱伦著，王珍译：《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 一、缘起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公共空间”，是从市民社会理论独立出来的政治哲学概念。首次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明确“公共空间”概念的学者是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她认为，“公共”就是表示世界本身，世界上人的生活世界仿佛是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而“介于之间”（in between）就是人们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得以存在，必须包含政治角色，公共空间是人们言与行的分享，她认为“任何情况下政治都不能仅仅是一个保护社会的手段”。<sup>①</sup>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是破坏政治秩序的高手，其思想是阻止重兴古希腊公共生活的障碍，是形成极权社会暴力统治的意识形态。显然，阿伦特没有看到马克思社会观的“隐德莱希”<sup>②</sup>（亚里士多德语），更没有领会到马克思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公共性理解的独辟蹊径。

马克思的“公共空间”以研究社会的形式呈现，在马克思那里，“社会”首先是一种客观实在，是现实生活的存在。“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交往活动的产物，是人和人之间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在实践生活中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在存在论上，“公共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承诺”；在唯物史观上，公共性是人们交往活动的过程；在人学上，公共性是人整个生命活动的存在。<sup>③</sup> 从存在意义、

<sup>①</sup> [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sup>②</sup> “隐德莱希”是指由隐到显的过程。

<sup>③</sup> 贾英健：《公共性视域——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过程场域、个人生活“无死角”地展示在人世间。马克思认为，现存的公共空间没有真实的存在，因为这些所谓的“公共空间”，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美好幻象，在异化了的资本时代是根本不可能有属于真正人类世界的公共空间。在马克思看来，公共空间实际是人类的真正家园，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是共同体主义社会。

在阿伦特看来，通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以私利行为出发的，这样的社会使私人领域具有了公共意义。（市民）社会实则成为了私人的（对公权力的霸占），而不是政治的，缺乏政治生活的社会是终将没落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市民）社会是公共空间的初级形式，在某个阶段中是制约强权的利器。而马克思早已察觉这是个奇异的社会，但真正的“社会”不仅仅只包含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否则这样的公共空间实际是抽象的、没有生命气息的共同体，更不可能是属于人的。这种抽离了物质基础的思维模式，正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这也昭示着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决裂。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已显端倪，突出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成熟，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诞生。在他看来，理性决定并确定了西方整个形而上学思想的命运、人类社会的走向和资本主义式公共空间的虚无。

如果将公共空间无节制地泛化，比如，将两个人的在场也称之为“公共空间”，那么公共空间将泛滥得没有任何意义。同理，一部分人群共同形成的思想行为，比如知识分子所许诺的公共空间，也只能是区域性质的“共识”。因此，只有以社会的宏观角度，公共空间的研究才具有现实的意义，才具有人

的普遍价值。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无疑是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类活动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sup>①</sup> 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形态自人类社会出现时就有显现，而形成真正的公共空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公共空间在城邦中显现，但毕竟与奴隶相伴；中世纪的公共空间在贵族中显现，但毕竟是达官贵人的专属；资本时代的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中出现，但毕竟是阶级剥削的“战利品”。因此，只有进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真正的人的“社会”中，公共空间才属于全人类。

## 二、意义

公共空间，德语的“Öffentlichkeit”被英译过来是“Public Space”，在这一转译过程中，德文里“-keit”的含义被局限化了（“-keit”的意义丢失了），“-keit”本身具有“私（个人）”的含义。事实上，“Öffentlichkeit”常指囊括私人与公共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部，个体的地位比较独特，他既属于‘私’，也属于‘公’；在这里，‘公’和‘私’不是截然分离，而是高度统一，也就是说，大公不是无私，而是有私。”<sup>②</sup> 18世纪的德国，“Öffentliche”还特指公众批判和阅读的世界，之后有人干脆简单称之为“世界”。这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经岁月流逝逐渐演变成了非私人空间，它达成了排斥私人物质、精神的“共识”，并成为了“个人”的、私人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把“公共空间”名词带入政治哲学的阿伦特，也同样以“分割”的形态运用“公共空间”概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② 曹卫东：《权力的他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阿伦特认为，“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sup>①</sup>而在马克思那里，很明显，他并没有将“Öffentlichkeit”英语化，他的“公共空间”并不一律拒绝个人（个性）的存在，反而是注重个人的共同体存有。因此，马克思远比汉娜·阿伦特认识深刻得多。

首先，马克思哲学趋向于整体性价值的讨论。共产主义社会，其突破性在于它并不是像其他哲学家那样“乌托邦”般的构想，而是内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进程。马克思在这一层面上公共性的讨论，区别于其他学者抽象性的规范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关注的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活动，这就与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探讨社会问题，以及追求理想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哲学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颠覆，尽管像海德格尔、阿伦特也承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非凡，但明显遗忘了马克思对“社会”（包括社会革命）理解的根本理论源泉。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政治哲学概念的。

其次，马克思关注的“社会”是立足于物质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马克思关心的“社会”，是具有社会性的、生活的、现实的公共世界，是属于“真正的人”的公共社会。马克思鄙视那些明显曲解他本意的人，对于假借他的名义而宣扬的虚假公共空间，他一律归为“粗陋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哲学家在对带有鲜明资产阶级色彩的

<sup>①</sup> [美] 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社会进行理性或所谓合理性批判的时候，无意识地对包含其中的“私性”加以褒奖，而马克思并没有以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作为立脚点，他认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①</sup>这样，马克思明确了他的社会立场是“人类社会”（即每个人都得以自由进入的公共空间），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激情和伦理反抗，而是以“社会的人”作为理论高度进行“人类社会”研究，这是其他偏执的哲学家们（尤其是政治哲学家们）难以逾越的。

再次，马克思哲学发现了构建人类社会公共空间的秘密所在。马克思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认为资本全球化带给文明的同时，由于抽象的，反自然、反社会、反生命的理性思维根深蒂固，必然在其繁荣的同时走向毁灭。马克思认为，异化的世界与异化了的人都是私有制导致的，只有扬弃私有制，人才能得以摆脱无休止的束缚，真正达到自由解放。马克思也以此给予了行动指南：积极扬弃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公平与自由。在社会自由、体制约束和恪守秩序的社会“公共悖论”上，马克思以渐进、深化、扩展的动态实践予以答复，他深信属于人类社会的公共空间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才是关键。

最后，马克思哲学拒绝脱离社会个体的公共空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没有被抽象化，也从来不是单单捋清个体的无序状态和杂乱无章的场域，而是人的物质生存权益平等化，从而使人的个性得以全面自由解放的公共空间。倘若人的个性缺场，才会有阿伦特意义上极权社会的“黑暗时代”，但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会有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没有他们所描绘的极端疯癫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作品现实”（福柯语）。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个性存在是避免“社会”（世界）消失的基本要素，而个性存在的前提是权力公平与不懈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哲学力图不停地提醒：关注湮没于资本全球化的人，以免只剩肉体躯壳，而无真正人身的现实世界。

总之，马克思对公共空间的探讨，主要以“社会”批判的形式全面展开。在他看来，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就是扬弃了私有制的全人类共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公共空间也绝非是资本主义社会借助“公共福利”诱惑和掩饰的“市民社会”。因此，厘清马克思哲学的公共空间及其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对于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而易见，意义非凡。

### 三、综述

直面“公共空间”以及“社会”问题，是现今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所在，在马克思视野下研究“社会”是时代赋予我们对自我生存加以反思的使命。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共空间”与马克思的“社会”交叉关系研究的专著非常少，大多数学者要么集中论述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西方哲学框架中讨论人的生存、政治环境和社会交往问题，要么就集中于公共空间在时间、空间、物质之间的“空间性研究”，要么就集中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指向里。不难看出，众多学者在讨论“公共空间”的论题中，以社会的角度诠释公共空间的研究近乎缺席。

对于社会空间的讨论，以起初的译本为主，逐渐由以马克